金壘子

羿妻是純孫非嫦娥

金罍子下篇卷之三十八

明上虞陳　絳用揚甫著
會稽陶望齡周望甫閱
同邑車任遠遠之甫校
男陳　昱龢

汪[illegible]峰廣寒宮賦叙云。唐逸史異聞錄。明皇遊廣寒宮事。語皆怪誕不經。惟廣寒宮之所以得名。蓋日陽精。主乎離。月陰精。位乎坎。日月運行而寒暑生焉。則是月也者。以其配坎生寒。而得名也。與世傳

嫦娥居之者豈亦以陰柔爲陽剛之配故有是說
猶乾父坤母之義也其旨精矣然宋眉山史氏近
時成都楊用修又皆以古儀娥字同音嫦娥常儀
之訛也黄帝使常儀占月而後人因傅會爲之歟
證益明而世傳又以嫦娥爲羿妻說見淮南子予
攷楚詞天問云浞娶純狐眩妻爰謀柳子厚對云
寒讒婦謀后夷卒戕則是羿妻者純狐寔與浞交
揆殺羿因復妻於浞劉氏通鑑外紀云浞行媚於
內施賂於外愚弄其民而虞羿於田羿將歸自田

月中娑婆是娑羅樹

家豢殺而烹之。泥乃自立。因羿之室生虎及豬。則羿妻既手殺羿。又治泥棲居。然生子矣。何緣先羿未死服靈藥仙去。且天上何許有狐媚鼠偷鶚奔麀聚仙婦人耶。

童時聞長老言月中有樹。曰娑婆。仙人吳剛以過謫令斫之。隨斫隨合。今按酉陽雜俎木篇巴陵有寺。僧房牀下忽生一木。隨伐隨長。外國僧見曰。此娑羅也。翹悟世間自有此樹。娑婆當作娑羅。且仙人之過。宜不爲惡。一謫萬年。抵乳馬肉。木不可砍。是

林甫夏竦俱列仙籍

天無復赦過乎。

世傳李林甫弱冠縱蕩無檢。有一道士甚醜陋。愛之。爲約後三日五更。會城下槐壇。及往。道士已先至矣。曰何後也。更期三日。林甫夜半往。良久道士至。甚喜。談笑極洽。且曰。某行世間五百年。見郎君一人。已列仙籍。合白日昇天。如不欲。則二十年宰相。重權在已。郎君且歸熟思之。後林甫願爲宰相。道士嗟嘆咄叱。如不自持。曰五百年始見一人。可惜可惜。與之叙別。又宋夏竦父某爲禁侍。時竦尚幼。

有道士甚愛之乞爲養子父止竦一子勿許道士曰是兒有仙骨不爾位極人臣但可惜墮落了及竦爲判官又見昔道士曰尚可作地仙後在成都復見道士跨驢於市揺手曰無及矣遂不復見林甫於唐夏竦於宋皆卓然小人使仙籙當注如是人吾寧倔曲自世間耳

仙貴絕累

貴乎仙者謂其清遊漫化而絕累於形感也藍橋之約赤城之媾殆於不有躬矣閒情葆氣冲合自然故能抱一而長視也山中之棋局未終樵者之斧

仁宗非神仙降生

柯已爛不機心牿性乎

章聖皇帝之未有上也常遣內侍往來茅山上祈禱內侍遇異人言王真人已降生爲宋第四帝耳內侍問王真人何人異人曰即古之燧人氏也是時章懿皇后亦夢羽衣數百人捧一仙官自空而下謂曰此託生於李夫人者既而奏其事真宗甚悅及帝生火光屬天佳氣滿室帝方五六歲嘗持槐木片以筋鑽之真宗問曰何用曰試鑽火耳真宗謂后妃曰所謂燧人氏言不誣耳出遵堯錄雜從

彥辨徵曰二五交運雖剛柔雜揉美惡不齊然聖人之生必得其純粹而不偏者此理之常也自古帝王之有天下與士庶人無子祈禱而得者有之矣皆出於至誠之所感感必有應此亦理之常也夫事無徵不信不信民弗從若內侍之遇異人章懿皇后之夢所謂無徵者也無徵而言啓詐妄之道君子不取也按無徵不信啓詐妄之道羅從彥一言盡之矣況天書紛綸神人雜揉之世乎他書史略又記乃赤腳大仙一笑而生故異僧撫頂而

上梅溪非嚴伯威後身

謂曰莫。呌莫呌何事當初莫笑。蓋誕妄矣

梅溪先生記。人說前生事。謂身嚴伯威之後身也。嚴伯威者。梵名嚴闍梨。伯威字。先生祖毋賈兄。先生父舅氏。而法門之師也。博學工詩文。初先生父毋無子禱焉。及師卒。而先生之祖。一夕夢師集衆花結爲一大毬字。先生祖而遺之曰孝祖此君家所求也。吾是以來。是月先生之毋娠。彌月而先生生。稍長眉濃黑而垂目深。肖嚴闍梨。人皆曰嚴闍梨復生也。先生是以記之。按先生亦遊戲翰墨間云

彌前後生世容有之而以先生祖母遂孫其兄先生父乃子其舅氏如此造化乎則佛家且認六畜皆我祖先而敬之宜不誣矣夫舅甥雖異姓然以一氣脉兄弟相通母子相接至升其形性有絕肖似者桓豹奴形恒似王丹陽神復時似何無忌又酷似劉牢之人不疑其甥舅也如先生於嚴伯威雖中隔一葉然祖孫氣脉豈無傳禪眉目尤容易表識形似神似且復酷似理亦何異而花毬之夢先生大儒大名釋氏抱送生有善徵恐未可以前

李老即嵇康後身

後身謂之也。且先生他日絕句云。石橋未到神先到。日裏遥同夢裏時。僧教我名劉道者。前身曾為石橋碑。既前身劉道者。復前身嚴闍梨。何擾擾二氏之徒。皆先生前身乎

青社李老。世業醫術。善鼓琴。自言得嵇康之妙。因醉誤墮枯井中。至一洞門。題曰玄都洞。見一道士。使李鼓琴。奏廣陵散曲。道士曰。爾所製也。叔夜即爾前身。命酌石髓飲之。又抽石架上素書展視。凡三十六種風。白丸子方。道士曰。將歸配合。遍療世人

功滿此來今李開目乃在青州北門外到家妻子已除服矣廼乾符三年也遂合其藥無不瘥瘉後數年不喜食廼斷穀因訪枯井一旦不歸疑得路而仙矣見燈下閒談今青州盛傳此方流布天下自李老始相傳須用范公亭井泉據此則李老時無此井也乾符唐僖宗年號

醫技也然濟世之仁術存焉賈誼曰古之聖人不居朝廷必在醫卜之中有旨哉程先生遺書記先生將傷寒藥與兵士因曰在墳所與莊上嘗合藥與

季主居卜隱於卜筮

人有時自笑以此濟人何其狹也然只做得這箇事予謂此先生所謂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者不必居位行志也范文正公未遇時嘗卜於神言他日不得為良相願為良醫陸忠宣罷相被謫杜門避謗不著書而地苦瘴癘祇習醫方集古今驗方為陸氏集驗方五十卷行世蓋仁人之用心皆然

卜筮者賤業世俗所輕然而名賢時伏焉豈非假以行志猶賢乎盜勢竊位者耶史記日者傳司馬季

主卜於長安東市以爲埽除設坐正其衣冠然後
乃言事言而鬼神或以饗忠臣以事其上孝子以
養其親慈父以畜其子以義置數十百錢病者或
以愈患或以免事或以成此之爲德豈直數十百
錢哉漢書王貢龔鮑傳序蜀嚴君平卜筮於成都
市以爲卜筮者賤業而可以惠衆人有邪惡非正
之問則依尸龜爲言利害與人子言依於孝與人
弟言依於順與人臣言依於忠各因勢導之以善
從吾言者已過半矣裁日閱數人得百錢自養則

君平耿玄不妄言吉凶

閉肆下簾而授老子

記少儀問卜筮曰義與志與義則可問志則否解者曰謂所問合義則爲之卜若出於心之隱微則不爲之卜心之隱微蓋若春秋南蒯之枚卜者是也左氏亦曰易不可以占險其嚴如此然漢嚴君平賣卜筮成都市乃人有邪惡非正之問則依蓍龜與言吉凶依於孝弟忠順則不問其義志矣要之各因其勢而導之以善則亦易意也北史魏耿玄善卜占而時有王公欲求其筮者玄輒拒不許每

不見善惡

云今既貴矣何所求而復卜也欲望意外乎雖貴家必有吉凶使貴者更慕望富貴信鄙矣若問宅吉凶那得無言然其不妄爲人卜則亦神意也
相術周亞夫鄧通梁武帝皆法令入口雖極富貴而終餓死然南史梁有水軍都督褚蘿面甚尖危有從理入口而竟保衣食以終庾㬊者少聰慧家富於財好賓客食必列鼎又狀貌豐美頤頰開張人謂㬊必爲方伯有萬鍾之饗及魏克江陵卒餓死
世傳朱子面左臉具斗文爲文章之瑞　國朝宋

景濂亦然。攷晉書桓溫傳。溫面有七星。則瑞不必文章也。西伯生有文在其手曰昌。唐叔虞生有文在其手曰虞。魯仲子生有文在其手曰爲魯大夫。季子生有文在其手曰友。晉劉元海生有文在左手曰淵。梁武帝生有文在右手曰武帝。隋文帝生有文在手曰王。史記其始生之異。然漢書王莽傳。甄尋手理有天子字。後尋以作符命。言故漢平帝后黃皇室主爲尋之妻。王莽怒僇死。晉書康帝建元二年。衛將軍營兵陳濆女臺有文在其足曰天

一相三四宰相

下之毋炙之愈明有司收繫以聞俄自建康縣獄亡去迄無他祥公孫遂乃至刻畫掌文陶士行亦或針央指理此何爲者也刻掌文曰公孫帝

漢宰丞相賢魏丞相相丙丞相吉微賤時會於客家相工田文曰今此三君者皆丞相也其後三人皆至相而適以先後相代宋張鄧公舉進士時與寇萊公詣一卜肆卜者曰二人皆宰相也既出逢張公齊賢王公隨復請之卜者大驚曰一日之內而有四宰相四人相顧笑其後亦皆如其言兩工信

當富當貴雖已

奇術然塵埃中。一日而三四宰相併合於一地亦奇事也。

人生有命。苟合富貴。當貧賤困阨時。人不能殺。天亦不能殺也。漢竇廣國者。竇后弟。年四五歲。為人所略賣。傳十餘家。至宜陽。為其主人入山作炭。暮臥岸下百餘人。岸崩。盡厭殺臥者。少君獨脫不死。自卜數日當為侯。之長安。聞皇后新立。家在觀津。姓竇氏。廣國去時雖少。識其縣名及姓。又嘗與其姊採桑墮。用為符信。上書自陳。召問果是。封章武侯。朱

笏亦相

之遵勗生數歲相者曰是當以姻戚貴少學騎射馳水雪間馬逸墮崖下衆以爲死遵勗徐起云憊也及長舉進士大中祥符間尚萬壽公主兩人起貧賤緣戚里富貴然瀕危得全殆似不偶

古有相笏經笏亦相乎南史宋庾道愍精此術明帝時山陽王休祐屢以言語忤顏見道愍託以己版爲它物令道愍占之愍曰此迺甚貴然使人多愆忤休祐以褚淵愼密密求換其版它日淵侍明帝自稱下官則笏有相矣它書稱宋韓魏公判北京

數逢三數五俱合

有術者上謁言能視物文知吉凶公語其人明日至明日魏公作飦召通判預與通判易物令術者視之術者視公物曰某日當再召在相位當若干年視通判物曰某日進秩當至某官則是但相人未嘗相物也

宋桐陰舊話載韓絳繇解過省殿試皆第三以元祐三年三月薨皆三數故蘇公頌挽詩有三登慶曆三人第之句蓋異事也可談載何執中第五微時從人筮窮達其人曰公莫第五何曰然其人[illegible]

大奚連稱奇絕因云公凡遇五即有喜慶後何以熈寧五年鄉薦余中榜第五人及第五十五歲隨龍崇寧五年作相每遷官或生子非五年即五月或五日元困學齋雜鈔云轉運田特秀大定十九年進士善作詩所居里名半十行第五以五月五日生小名五兒二十五歲鄉府省殿四試皆中第五年五十五八月十五日卒往往造物之戲人有如此

吳越王錢俶以梁天成四年八月二十四日生以宋

生卒年月日俱同

瑞拱元年八月二十四日卒。復與父元璀卒同日。張邵建炎二十五年六月丁酉生。生朝先一日沐浴就寢。詰旦家人起爲壽。安卧逝矣。年六十一。生卒年月日皆同。近時凌谿集著吴朝散卒。年六十一。生於景泰丙子三月二十一日。計卒之年日月并其支干俱無異

殊不可言

聲伯夢涉洹。或與巳瓊瑰食之。泣而爲瓊瑰盈其懷及從公還自鄭。至于貍脤而占之。曰。余恐死。固不敢占也。今衆繁而從余三年矣。無傷也。言之之莫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可怪

而卒。左傳杜緞嘗見童子謂之曰司命使我告
緞願請之童子曰今將為君求相代者君其勿言。
忽然不見後二十年年六十二而緞乃言之其日
而卒

坦齋筆衡張南軒晚得奇疾虛陽不秘每嘆曰養心
莫善於寡欲吾平生理會何事而心失所養乎竟
莫能治踰年而卒就殮通身透明腑臟筋骨歷歷
可數瑩徹如水晶蓋談者以為自昔醫書不載此
疾之症近刻薛文清行實亦載文清生而肌膚如

照鏡不見頭面

水鼎沸五臟皆露家人以爲怪欲棄之祖聞啼聲止之曰體清而聲洪必異人也遂舉之南軒之卒文清之生而厥狀適類可怪

宋呂夏卿字縉叔晉江人舉進士歷知制誥年五十三得奇疾身体日縮卒時纔如小兒見本傳

晉甘卓元帝時節鎮襄陽王敦反卓乃率兵至豬口卓年老多疑聞王師敗竟還鎮一日照鏡不見其頭視庭樹而頭在樹上後周慮者密承敦意害卓於寢殿仲文桓玄姊夫也與玄同逆後歸晉爲何

屍身血跡俱不滅

無忌中傷伏誅。初仲文照鏡。不見其面。數日而誅

梁河東王蕭譽爲王僧辯所殺。初譽之將敗。引鏡照面。不見其頭。

齊祖珽陸令萱共譖大將軍斛律光。帝使劉桃枝與三力士以弓弦罥其頸。拉而殺之。血流於地。剗之跡終不滅。南劍州小安村民婦楊者。賊就掠而欲汚之。婦毅然誓死不屈。遂遇害。棄屍道傍。人爲收瘞。屍所枕籍處。跡宛然不滅。每雨則乾。晴則濕。剗去卽復見。覆以他土。其迹愈明。臨海王貞婦爲元

兵所執。主將欲納之。行至青楓嶺下。臨絶壑。婦伺守者少懈。齧指出血書字山石上。南望慟哭。自投崖下而死。後其血皆漬入石間。天且陰雨。即墳起如始書時。永新譚婦趙。若元兵掠之。趙抱嬰兒奮罵同時死。血漬於禮殿兩楹之間。入甎為婦人與嬰兒狀。久而宛然如新。或磨以沙石不滅。又煅以熾炭其狀益顯

飯黍變化

晉石崇以孫秀之怨。矯詔被收。斬於東市。初崇家稻米飯在地。經宿。皆化為螺。衛瓘被楚王瑋。矯詔就

修。先是家人炊飯墮地化爲螺裴楷家炊黍在甑或變爲拳。或作血或作蕪菁子。其年而卒

猫相乳

猫相乳。夫猫人畜也非性於仁義者也其感於所畜者乎哉退之所以賀北平也猫鼠相乳怪甚矣可吊而賀。褒也於是乎奸。善乎崔佑甫曰禮迎猫爲其食田鼠以爲人去害。今猫受畜於人。不能食鼠而反乳之無。乃失其性耶猫職不修其應若曰法吏有不觸奸。彊吏有不捍敵。嗚呼。盡之矣。抑見於朱泚軍中。專閫者與賊之兆也。泚之逆氣感著於

舞象馴猴知義

物象矣

唐明皇嘗有所教舞象。祿山亂據咸陽。出舞象。令左右教之拜舞。象皆努目不動。祿山怒盡殺之。昭宗時嘗養一猴頗馴。賜以緋衣號孫供奉。每朝會皆隨班起居。後朱温篡位。取此猴令殿下起居。猴望殿上。見全忠。徑趨其所。跳躍奮擲。温令殺之。此象此猴而知逆順。識向背。義哉。又明皇嘗令教舞馬四百蹄。目之爲李家驕。其曲謂之傾杯樂。奮首鼓尾。無不應節。祿山亂。散落人間。田承嗣得之。一日

軍中大饗馬聞樂而舞承嗣以爲妖殺之馬不知主輕用其技於賊竟亦不免於殺其視猴與象雖殺懸矣

酉陽雜俎唐貞元四年鄭汴二州羣烏飛入田緒李納境內銜木爲城高至二三尺方一里餘納緒惡而命焚之信宿如舊烏口皆流血芝之園集元至正七年冬嘉禾城西有烏數十營巢於地圍八尺崇五尺晝夜弗休類有物督迫之者未幾大盜弄兵海上紅巾繼起江淮騷騷朝廷遂詔州郡築城築

城自嘉禾始。嘉靖甲寅間。嘉禾郡學有蟻無數。一日集棲堂壁上。衆爲梅一章。枝幹花葉皆具。潔若刻畫揮之輒集。火之一日復然。是時倭連年騷海上其秋突至城下。豈烏合蟻聚皆盜徵。而城符據樹言立也亦一時假竊之象耶

蒼蠅報赦出處有二。一是晉明帝嘗欲肆眚。秘而不言。乃屏曲室。去左右。下帷草詔。有大蒼蠅觸帳而入。萃於筆端。須臾亡出。帝異焉。令人看蠅所集。輒傳有赦。皆爽然已遍矣。見異苑記。一是秦苻堅欲肆

赦與王猛苻融密議甘露堂悉屏左右堅親爲赦文有一大蒼蠅集於筆端聽而復出俄而長安街巷人相告曰官今大赦有司以聞堅驚曰禁中無耳屬之理事從何泄也勅窮之咸云有小人衣青大呼於市曰官今大赦須臾不見堅嘆曰其向蒼蠅也見廣古今五行記

眞宗朝丁謂拜參知政事獻白鹿幷靈芝九萬五千本夫物以不常有爲瑞芝之近十萬稱靈乎徽宗政和五年山東密州界產芝之彌漫山谷或附木石或

白兎不關人祥

出平地中有一本層疊高大衆色咸備縣令捕數百夫入山採之及三十萬本郡守李文本貢焉每萬本作一綱呼國之瑞民之孽也

宋紹熙五年八月楊州獻白兎侍御史章頴劾守臣錢之望以孽為瑞曰占曰國有憂白喪祥也是歲光宗崩頴誠直言然亦時中耳余謂不必然真宗天聖九年五月宿州獲白兎五月廬州獲白兎仁宗明道二年唐州獲白兎皇祐三年十二月秦州獲白兎神宗熙寧元年九月撫州獲白兎十二月

嵐州獲白兎四年九月。盧州獲白兎徽宗政和五年十二月安化軍獲白兎。六年泰州軍獲白兎七年二月遠州獲白兎胡不應耶要之化工以五方色染萬物。白兎玄兎鈞理所有。色在禽獸。祥不在人可也

龍變

金熙宗天眷元年。夏有龍見於熙州野水。凡三日。動於水面見一蒼龍。良久而發。次日見金龍。一爪承一嬰兒。兒爲龍所戲。略無懼色。三日如故。又見一人乘白馬紅袍玉帶。如少年官狀。馬前有六蟾蜍。

九三時乃發郡人兢往視之見五行志余嘗見隅略萊陽縣東北有蘆塘八九頃其深不可測此塘有大蛟爲患五日一化或爲美婦人或爲好男子豈蛟龍變化往往若此耶然孔叢子稱山林之怪夔罔兩水石之怪龍罔象淮南子神狀如三歲小兒赤黑色赤目長耳美髮豈五行志所載亦龍罔象類與

元章宗承安二年八月丙申磁州武安縣鼓山石聖臺有大鳥下集於臺上其羽五色爛然文多赤黃

禱冠鷄項尾潤而修。狀若鯉魚尾而長。高可逾八九子差小。侍傍亦高四五尺。禽鳥萬類。形色各異。或飛或蹲。或步或立。皆成行列。首皆正向。如朝拱然。初自東南來。勢如連雲。聲如殷雷。林木震動。牧者驚惶。即駈牛擊物以驚之。殊不為動。俄有大鳥如鵰鶚者。怒來搏擊之。民益恐。奔告縣官。皆以為鳳凰也。命工圖上之。留二日。西北去。按視其處。糞跡數頃。其色各異。遺禽數千。累日不能去。所食皆巨鯉。大者丈餘。魚骨被地。章宗以其事告宗廟。詔

中外按大鳥五色將九子果鳳凰耶。鼓山非岐山。

而表斯祥何也

金罍子下篇卷之三十八

金罍子下篇卷之三十九

明上虞陳　絳用揚甫著
會稽陶望齡周望甫閱
同邑車任遠遠之甫校
男陳　昱輯

世謂老人生子日中無影蓋謂其氣形薄亦類不能壽漢丙吉爲廷尉嘗驗一老人年八十餘生子遂無影南史蕭映刺荆州一老人張元始年九十七生子亦無影其事已信然梁書武帝生有異光狀

生死壽夭天所命

貌殊特。日角龍顏。亦身映日無影。此非係稟受薄也。壽踰八十。乃以事廹。非不壽也。左思魏都賦謂玄俗無影。玄俗古之異人。將世自有此類。不可以常道測者耶。

生死壽夭天所命也。淮南子謂暑氣多夭。寒氣多壽是以氣言之。蓋人秉氣而生。暑氣泄故多夭。寒氣嗇故多壽。是或一理。又曰東方其人長大早知而不壽。南方其人早壯而夭。北方其人蠢愚禽獸而壽。然東方之夷。蓋有不死之國在焉。陳壽魏志。及

一四

晉書東夷傳皆言倭人多壽百年或八九十年安見東方不壽乎苻堅嘗問涉翼犍曰中國人以學養性而人壽考漠北噉牛羊而人不壽安見北方壽也仲長統昌言亦曰北方寒其人壽南方暑其人夭要非通論

南方老人

左思魏都賦宅土熇暑封疆瘴癘宵貌蕞陋稟質遳脆巷無杼首里罕耆耋北人所以誚南也今按南史梁宗室映任北徐州刺使被徵將還鍾離鍾離人顧思遠挺义行部伍中映見甚老使人問焉對

日年一百一十二歲凡七娶有子十二死亡略盡今惟小者年已六十又無孫息家缺之養是以行役映大異之召賜之食食兼於人檢其頭有肉角長寸遂命後舟載還都見天子與之言往事多異所傳擢爲散騎侍郎賜以奉宅朝夕進見年百二十卒史稱映在任弘恕嘗載粟帛遊境內以賑貧者而貧且老如顧思遠尤不替行役使辱在泥塗政可知矣又普通中穰城有人年二百四十歲不復能食穀惟飲曾孫婦乳荆州上津鄉人張元始

叅家亡亦有種

年一百一十六歲膂力過人進食不異年九十七方生兒兒遂無影將亡人人告別逕至山林樹木處處履行少日而歿時多壽考如此老人星見史不絕書宜矣是亦安見南方不壽也

南宋謝莊嘗與江夏王義恭牋自陳家世無年亡高祖四十曾祖三十二亡祖四十七下官新歲三十五加以疾患云云 莊後果四十六亡不失夭也唐韓退之與崔羣書亦言近年猶衰憊左車第二牙無故動搖脫去目視昏花尋丈間便不分人顏色

兩鬢半白，頭髮五分亦白，其一鬚亦有一莖兩莖白者。僕家不幸，諸父諸兄皆康彊早亡，如僕者又何以圖於久長哉。其後退之卒亦止五十七，不及下壽。人蚤亡蚤衰，信有種耶

鬢早白亦壽

王彪之年二十，鬚鬢皓白，時人謂之王白鬚。後卒年七十三，壽矣。顏夭豈早白與。宋杜公衍年四十餘鬚鬢盡白，及卒壽八十

林英老而不衰

宋林英年七十致仕，起為大理卿，氣貌不衰如四五十歲人。或問何術致此。英曰：但平生不會煩惱。明

日無飯吃亦不憂事至遣之釋然不留於胸治獄多所全活余謂存英之言以貽世可矣英年七十鐘鳴漏盡猶解其旣懸之車倒行升朝是豈能釋然於事者治獄視其情與法比苟曰全活而已幾陰佑可乎

閹宦復生陽氣

閹無人道而東漢欒巴始以宦者給事掖庭後陽氣通暢白上乞退子賀官至太守巴好道術豈其練精易形必有幻巧者耶西漢李延年坐法腐給事宮中而久之浸與中人亂宋內侍林億年以別業

賓娼女陳源在肆所與妓濫俱以淫媟聞童貫頷下有鬚長尺餘吁人妖耶云宦者宰夫嬖妾殺其妻糜其肉飼犬馬宦者以多畜妻妾可也至嬖與妬曷從生斯輩可盡信乎

死後還魂

晉元康中梁國女子許嫁而夫戍經年不歸女家更強以適人尋病亡夫還問女所在夫徑至墓開棺女遂活因與俱歸後壻聞之詣官爭之王導曰此非常事不可以常理斷宜還前夫見五行志及續博物志金世宗大定十三年正月尚書省奏宛平

張表善有子曰合德十二年三月旦以疾死至暮復活云本是良鄉人王建子喜兒而喜兒前三年已死建欲以家事託能具道之此蓋假屍還魂擬付王建爲子上曰若是則姦偉小人競生詐僞瀆亂人倫止付孝善 見金史

酷吏尹齊死怨家欲燒其屍屍亡去歸葬此必其屍屬恐爲怨家所得一夕篡取去史筆高簡以襯墊耳應邵風俗通遂云淮陽太守尹齊其治嚴酷死未及殮怨家欲燒之屍亦飛去夫自淮陽至茌平

不啻數百里。豈能自歸。亦能自葬。有是理耶

宋宣和中。京師豐樂樓酒保朱氏妻。年可四十餘。忽生髭。長六七寸。疎秀而美。詔度爲女道士。說者以陰爲陽。夷狄乘中國。又女眞之應也。唐李光弼母李有鬚數十莖。長五寸許。封韓國太夫人。二子皆積戰功。長即光弼。封臨淮郡王。次光進。封武威郡王。及其卒也。葬長安南原。將相莫祭凡四十四幄。此不獨其身福壽遐永。有子如此。亦國瑞也

流離倉卒。有寓女婦於丈夫者。不啻古木蘭也。成化

女詭男服

間。南京淮清橋。女子黃善聰。年十二失毋。有姊巳嫁人矣。父販線香爲業。往廬鳳間。憐其幼且無毋。乃令爲男子飾。携之旅遊者數年。父死。詭姓名張勝。仍其業。弘治辛亥正月。廼一日還南京。歸其姊。年二十矣。猶處子也。元至正中。明玉珍亂蜀。保寧城中女子韓年十七。詭服戎伍中。粤七年事定。明其身以歸。於其叔父許嫁之。二女者。能艱以行其正矣。氏族大全。謝小娥者。段居貞妻。居貞與陳父同賈。爲盜申蘭申春所殺。小娥詭服爲男子。託傭

申家因羣盃飲酒蘭春醉卧娥閉戶斬蘭首大呼
捕賊鄉人擒春得贓巨萬娥祝髮爲尼抑又奇矣
矢志勿渝仁也匿形勿敗知也卒得二馘以醊兩
夫勇也伍子胥偉其鬚眉徒因人成事直儒夫耳
南史婁逞齊東陽女子也変服爲丈夫能基奕解文
義仕至楊州從事後事覺始作婦人服嘆曰有如
此技還作老嫗則已怪男女大倫無故而倒易之
以估末藝而苟富貴斯所謂人妖者耶
晁以道集載歐陽叔弼文忠公長子嘗曰棐從王毋

大賢不忘情身後名

宣徽夫人得疾洛陽先夫人亟以棐入洛先公參大政歸行戒曰洛中有邵堯夫吾獨不識汝爲吾見之棐既至洛求教先生特爲棐條道其立身本末出門揖送猶曰足下其無忘鄙野之人於異日棐念先生未嘗辱教一言雖欲不忘其何事耶歸白大人則喜矣幸矣堯夫有以處吾兒也後二十年棐入太常爲博士適先生卒棐次當作謚議乃恍然周省先生當特之言落筆若先生自序無待其家所上文字也按先生節惠康節即歐陽博士

所上議云廉布清尊錄亦載富韓公謝事居洛邵康節謁公公指胡床曰病中設此惟待君耳康節顧左右更取一胡床曰日中當有一綠衣少年候公公雖病強見之此人後當秉筆記公事公素神康節言因戒閽人今日客至無貴賤立爲通旣午范祖禹來遂延入問勞且曰老病即死念平生粗懷朴忠他日筆削累君願少留意後十餘年夢得果撰修韓公傳易名公典紀實直筆無容托人歐范亦豈受人託者賈克嘗夏謚傳矣自逞其好惡

冤亦愛名

必不得掩於後世也眞宰大儒爲此契契豈寂寞身後名而大賢於此且有不能忘情者耶

范文正公言行拾遺公知慶州日有人以碑銘託公者公爲誤諱爵緣及一貴人陰事一夜夢貴人告曰某此事實有之然未有人知者今因公文暴露矣願公易之公夢中謝曰儂公此事則某人當受惡名公實有此我非誣人者不可改也貴人曰公若不改當奪公子公曰死生命也未幾公子純仁病既而又夢貴人曰公子我豈能奪今告公爲我

真德秀夢卜功名

敗之公子安矣卒不敗唐秘史司馬公作通鑑至唐太宗之世忽有穿黄袍者見於前曰先生幸善書公起持筆知爲帝也跪而言曰陛下穢德多矣臣頭可取筆不可奪遂不見二事近怪妄果然鬼亦愛名乎毋謂寂寞身後事矣然二公稱是鬼之董狐也淺唐秘史本朝臞仙著

希元以命訊日者而和叔教以須忘富貴利達之心豈富貴利達之心雖大儒初年亦有不能忘者耶草木子又載德秀赴會試嘗謁夢於吳山梓潼帝

見天門開

夢之應各以其人事

君廟。是夜得吉夢其年果第夫或卜或夢然則其
不忘者猶在也
南宋薛安都征關陝。至白口。夢仰視天見天門開。是
直夢耳。宋王曰乃正見天門開天豈有門耶。乎意
是天裂耳。天裂。陽不足。地震。陰有餘。也
晉文公以公子過衛出五鹿乞食於野人野人與之
塊。公子怒欲鞭之子犯曰天賜也稽首受而載之
公立將及楚師戰于城濮公夢與楚子搏楚子伏
已而盬其腦。是以懼子犯曰吉。我得天楚伏其

罪。吾且录之矣與堁慢也而曰得地。楚子之伏己非祥也而曰得天。背詭詞以安公心而驗。蓋子犯之所見者人事也楚靈王之亡也旁皇野中。遇其故涓人而乞食焉。涓人曰。無所得食王因枕其股而卧。涓人以土自代亡去梁大寶二年。簡文帝夢尢土而吞之尋為侯景所廢以土囊壓之而斃。與堁果為吉祥。則吞土枕土豈獨凶咎耶。又考晉桓玄之篡劉敬宣素曉天文知必有興復晉室者。尋夢尢土服之既覺喜曰。尢者桓也桓既吞矣吾復

禍至

本土乎尋與劉裕起兵共滅玄簡文敬宣一夢應應各以其人事耳

漢武帝夢木人果得木人明帝夢金人果得金人與叔孫豹夢豎牛得豎牛趙武靈王夢吳娃得吳娃文帝夢鄧通得鄧通唐明皇夢元玄皇帝像得元玄皇帝像類皆祆夢也吾自是發木人帝一夢丈夫婦問流血召金人而中國茂君臣父子夫婦者幾千年大禍將至而兆魄於林苐之間豈偶也哉

晉高祖留守太原時嘗至霍巴夢甲馬無數飛滿空中帝問是何軍伍對曰是公身中之神也若無此何以威制天下言訖並飛入帝身北齊李廣嘗欲早朝假寢忽驚覺謂其妻曰向吾似睡非睡忽見一人出吾身中語云君用心過苦非精神所堪今辭君去因而恍惚不樂數日便遇疾積年不起人身精神常隨時為盛衰然乃出入聚散更似有物者何也

晉賈充伐吳時常屯項城軍中忽失充所在充帳下

都督周勤時晝寢夢見百餘人録克引入一逕勤驚覺聞失克乃尋出索忽覩所夢之道遂往求之果見克行至一府舍侍衛甚盛府公南面坐聲色甚厲謂克曰將亂吾家事必爾與荀勗既惑吾子又亂吾孫間使任愷黜汝而不去又使庾純詈汝而不改今吳寇當平汝方表斬張華汝之顛闇皆此類也若不悛慎當旦夕加罪克因叩頭流血公曰女所以延日月而名器如此者是衛府之勳耳終當使孫嗣死於鍾簴之間太子斃於金酒之中小

子困於枯木之下荀勗亦宜同然其先德小濃故在汝後數世之外國嗣亦替言畢命去亮忽然得還營顏色憔悴性理昏喪經日乃復自是謚死於鍾下賈后服金酒而死賈午考竟用大杖終皆如所言元知樞密院達理麻識理之卒也先一夕怯薛官哈剌章者夜夢元祖召見語之曰我以勤勞取天下以傳於爰歡帖睦爾而愛猷識理達獵不肖廢壞我家法苟不卽改圖天命不可保矣爾吾功臣之後且誠實故召汝語女明旦亟以吾言告

而主。及愛猷識理達臘。後不以告。吾即殛女。告而不改。則吾他有取之。達理麻識理。其人庶幾識事宜者。然知而不言。將焉用之。吾其先殛之矣。明旦哈剌章入見帝。具以夢告。帝令以告皇太子。比出則達禮麻識理已無疾而卒矣。按兩事具信史。果然。豈拮据取天下。亦欲其子孫世守之。雖死而猶不忘者耶。府公南面錄賈充者。蓋司馬昭也。昭已生如鬼。死尚神乎。且昭惡充。能使庾純之詈之。任愷之黜之。而終不能使其子武帝之勿惑。能使賈

冘子女皆不良死而不能蚤趣其死以俾免其一孫是殆有天道焉明帝嘗問王導以晉前世所以得天下導為陳至高貴鄉公事明帝以面覆床曰若如公言晉祚復安得長夫昭貽厥之不永其孫而知之矣迮理麻識理者葢元世勞臣也元祖徒責備其不言也而亟之及怯薛官哈喇章者既言之矣而不能使其孫之悟能怛其臣以死而不能恐其孫以亡是則元之亡亦天也

國朝寧藩宸濠父康王甚賢至今洪都人道之敵王

無子嘗於宮中齋禱一日王午寢忽夢天狗降宮中須臾食宮中人殆盡復繞而倨王王猶甚惡之申刻宸濠生其母洪也洪亦失愛於王王命亟殺兒宮中人環跪而請曰憂無子有子而又棄之耶鍾陵王者康王弟也狂易常放言凌其兄至是亟騎而至曰喜王兄之得子也又聞將殺之甚善弟幸多子矣康王怒遂命育之六月十三日也及濠年十三郎私幸樂妓微服而游市中王覺曰符吾夢矣以鐵鋤斫殺數侍者繫濠於柱親鞭之數伯

二司夢訣世寧

九鯉湖夢

必殺之王春者臨海人王玥也隸而多才以明經舉於鄉王素愛之春馳至以身蔽濠曰殺春殺春王不得已遂舍焉後謀逆國除卒符夢云

國朝兵部尚書胡公世寧歸老於家第在杭之忠清先歿之一日忽二司諸公皆夢公往與之訣旦而言皆合怪之遂相率詣之亡恙也坐定茶至衆方舉匙公已賓於座上矣

一舉子困場屋祈夢於九里湖忽夢一人謂曰成不成了不了此舉子自分永棄矣迄以戊子癸

由天定亦係人學

六五

舉子得夢悵懷久之是則神亦屢於謔耶

涿州史直臣以舉人試嘉靖丁未會試將之京先夕夢人謂曰君此行當作羅洪先羅洪先江西吉水人先是己丑廷試第一人及第喜曰吾將獨對耶及就禮部試果奏名而直臣後一人為羅洪耳

又蘇人李松御史巡按山東監丁酉鄉試得一卷絕奇泚筆將批點之而蒼蠅忽集止其筆端揮之輒來如是者三極投筆嘆曰是生得無陰譴乎遂大書其卷曰此卷當得上第方咨美間而蒼蠅揍

神附女子

筆者三竟鬼神覷之也吾敢違天乎遂不果開卷視之益都某生也續詢知其行多不法爲鄉里所苦行部之縣撻之十日庶幾憊乎後生次舉復中而不久死兩事得之友節齋居中僚友所談近事不妄而前事見天命又一事見人事皆足以儆來者

嘉靖初慶陽眞寧境中有女子年二十許自稱九天聖母能先期言人禍福輒驗鄉人咸神禮之女子遂令衆爲立廟廟且成廼移居廟中遠近稱爲

妾屍死為祟

活神。就而禱祠者如市。女子面黄。形漸枯槁。將不久死。廟中迺以土木肖其像矣。有潘參政塤者過其廟。見人蟻集。詢知其事。遂呼女子考訊。塤之女子忽如夢醒。吐其故云。家有樹。朝陰在東。夕在西。嘗疑其異。而諦觀之。久之有綠袍人。自樹顛而下。自是如夢中有言。不自知矣。潘即令毀其廟。以其女子妻軍士無妻者而去。明年再至其處。軍士同女子來謝。已生一子矣。潘公塤。直隸山陽人。正德戊辰進士。

鳳陽通判甚愛妾。其妻妬甚。因日撻妾。竟斃之。裸

而掩諸溷中。遂爲祟。殺其妻之弟。復殺其妻。通判瀕死者亦數矣。後遷去。避者假宿其中。終日擾甚。皆往白守。守審之。皆曰判之來也。輿而葬月七焉。今歸五耳。一爲夫人以柩歸矣。此一二聞焉。妖其在此乎。守命遍跑諸地。亡有也。頃之得諸廁。屍立而僵。覆之浮土尺。守憐而爲衣周身而棺之。改葬焉。且爲文祭之。曰。女爲嫡死。嫡以汝亡。汝亦何辜。瘞汝廁傍。葬汝于郊。祀汝于壇。汝其速徙。毋有後艱。自是妖絕矣

金罍子下篇卷之三十九終